

泛美航空

報載已倒閉的泛美航空公司，有六百名前員工在邁阿密救濟，重溫二十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空中客運的黃金年代。所謂黃金年代，是指飛機還未普及，民航客機只有上層社會可以負擔的那些日子。那時的空中服務，十分豪華華麗，據說最高峰期，飛機餐是在飛機上煮的，有七道菜。乘客都西裝領帶，空姐美如貴婦，倒酒時是蹲着倒的，不像現在只彎腰數數。

泛美在一九二七年成立，本來只運郵件去南美，後來索性加上座位，開辦空中客運的事業。泛美可說是第一家國際航空公司。連我們小時候，雖然想都不敢想會坐飛機，但印有PANA AM兩字的藍底白字方形旅行袋，仍是最受歡迎的書包，簡直是學界的「Logo」。無線電視剛開台不久，應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，星期日晚上有個叫《世界風光》的配音旅遊節目，就是由泛美贊助的，還有一首很好聽的粵語廣告歌，歌詞好像是：「泛美，旅遊是理想，泛美，旅遊心花放」。節目雖是黑白，但一班屋邨小朋友看見美麗如荷德利夏萍的主持人，穿着套裝高跟鞋，帶着觀眾遊玩羅馬、巴黎的風光，都看得入了神。

泛美後來由於營運成本太高，加上美國開放航空事業，引入競爭，這家老店終於不敵時代的衝擊，在一九九一年破產停業。

我們這一代，多是廿多歲做事之後，才有機會坐飛機。那時第一次外遊，多是去菲律賓或者台灣，因為便宜。後來大陸開放，才多些人回內地玩，有時為了省錢和感受祖國山河，還會乘飛機而換火車。其實整個六七十年代，我們與飛機和航空公司的關係，也只限於用PANA AM和英航BOAC的旅行袋做書包，或者偶然去啟德機場讀書，貪那兒的冷氣勁勁而已。

由波動到扎根

重陽節夜，中大山脚凱悅酒店中菜廳沙田十八。《百家》雜誌約了北島來一個座談會，主持是張慶慶教授，貴賓還有翻譯大師黃國樞教授，陣容鼎盛。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北島。他不瘦而高，人「板板」的，腰背也是「板板」的。

這「板板」沒有談他的創作，只是東拉西扯。最重要的是，漂泊異鄉這麼多年，終於在香港落地、扎根。這「板板」說剛接到公共圖書館的電話，他的《城門開》得了散文組雙年獎。我們舉杯為他祝賀。直到酒開菜散，我們才問他諾貝爾文學獎。他說：「那是傳媒的炒作，自己的呼聲沒有那麼高。」翌日消息傳來，他八十歲高齡的忘年交、瑞典詩人托馬斯·特朗斯特羅姆得到這項全球矚目的獎項時，我接了個電話給他，想聽聽他的意見和感受。可惜，他開機了。

該夜，席設陽台，九月九的涼風陣陣吹來，日間有雨，晚上沒雨。我們談興甚濃，一點也不覺秋意。這「板板」不苟言笑，沒談他的詩，更沒談他的散文。但我知道，他決非「文如其人」，他寫得很活，很幽默，決不「板板」。《南方都市報》有篇評說《城門開》的文章，有這麼幾句：

「在美文浩蕩，不斷自我複製和克隆的時代，我們身邊遍布文字墳墓物或者叫文字垃圾，這些虛幻浮華空洞的東西正侵蝕着我們後面的八十年後、九十年後。這也顯得，在今天，乾淨、俐落、質樸的文字尤為重要。」

不錯，這一針見血道出了北島的語言風格。記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讀他的小說《波動》，正是這種文字。這種文字透着令人低迴不已的哀思。其中金句不少，如：

「活着，是件好、好事。」

過去年間，外遊旅程一個接一個，有單人孤身上路的，有與好友結伴同行的，有一班班人組團出發的，就連參加旅遊代理的旅行團，也試過一次。

依粗略記憶，在過去十多年二十年的歲月中，佔了九成以上的旅遊經驗，是一個人的旅行。喜歡一個人在旅途上的感覺，喜歡自己決定一切，興之所致，網上訂了機票、酒店，提着行李，便可以直奔機場去了。

與好友結伴同行的旅遊經驗，始於冰姐。她是一個絕佳伴遊，有時，有金錢、善交談、觀察力強、不會擅自更動已訂行程、在適當時刻提供精到的意見，而且，方向感特強、記憶力一流，經常提醒行錯路！她還是一個說故事高手，晚上在旅館床上睡不着，她會聊扯到天亮。

另一個好伴遊是靚太，她特愛晚上在旅館閱讀旅遊書資料，而且會對不同的中英文版本，互相補遺，然後策劃翌日的遊走路線，她還可以一邊行一邊捧着旅遊書看，指示路向。對於只愛憑記憶行前略讀資料、厭煩現場參照解讀的我，她簡直就是最佳拍檔。還有，還有，靚太精於攝影，每到景點，我都是她的當然模特兒，拍下無數極具水準的旅遊照片。

一班熱心組織旅遊，當然是志同道合，有共同興趣，才能成團。無論是行程前的準備工作；甚麼時候出發，甚麼時間回港，策劃旅遊路線，挑選觀光景點，預訂住宿旅館，安排交通工具，早午晚餐吃甚麼等等，都需要共同商議，一致認可。當中有會自告奮勇，無償奉獻時間金錢，以求行程順利成行，旅途開心愉快。最怕就是有人行前缺席商議，臨場卻意見多多，不了解籌劃過程中的排難解紛，不體諒現場突發的千奇百怪，妄加於事無補的「評議」，弄得眾人意興索然，這樣，便很難再有下一次的旅程了。

「正相反，咱們這代人的夢太苦了，也太久了，總是醒不了，即使醒了，你會發現準有另一場噩夢在等着你。」

「這是我活下來的主要原因。」

他透過書中人的口語，彷彿是在「言志」。《波動》是全集的第一篇，寫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，他在北京，還是四人幫橫行的時代，他幾經修改，終於在打垮四人幫後的一九七九年六月至十月在《今天》刊登，筆名是「艾珊」。一九八一年二月在《長江文學叢刊》第一期，用原名「趙振開」再次刊登。跟着的幾篇《在廢墟上》、《歸來的陌生人》、《旋律》、《在稿紙上的月亮》、《艾珊》、《幸福大街十三號》、《趙振開》，又「艾珊」，又「石歌」，再而是一「北島」，最後成書，堂而皇之全歸「趙振開」。這是我所見他唯一一部小說。

這幾篇小說的題目，正正道出他的人生歷程，「波動」後在「廢墟上」他出走，再而回到「城門開」的北京，他在充滿「旋律」的「稿紙上」書寫，人生的「艾珊點」，就是紮根於香港，這是他的「幸福大街」。

那夜，我真想和他談談《波動》，可是話題太多了，就這樣打住，留待他日吧。



北島小說，風格獨特。作者提供圖片。

美國前不不久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。資料圖片



博弈背後的邏輯

佔領華爾街運動已經持續數周，影響幾波及整個世界。意味深長的是，人們對待這場運動的解讀並不一致：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格利次支持示威者，認為當下的美國經濟「不是資本主義，不是市場經濟，而是一個扭曲的經濟」；部分左翼學人則從中看到了資本主義衰落的徵兆，希望世界選擇新的經濟模式。持這兩種觀點的人都支持示威者，但他們眼中的出路恰好相反。這顯然見證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複雜品格。

當斯格利次強調「這不是資本主義，不是市場經濟」時，他心目中顯然存在着一個理想的資本主義—市場經濟模型。人們不難猜出他未明確說出的潛台詞：只要回歸真正的資本主義—市場經濟軌道，當下存在的問題就將獲得解決。同樣，斷言資本主義氣數已近的人們寄希望於另一種經濟模式，相信後者具有拯救世界的力量。顯然，雙方都把自己喜歡的模式理想化了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這場運動也顯現為理想之爭。

然而，真的存在一種理想的經濟—社會—生活方式嗎？如果有，為什麼人類到了21世紀還在尋找方向？事實上，在人類目前創造出的主要經濟模式——自然經濟、計劃經濟、市場經濟——中，我們找不到沒有欠缺的體系。

體，又要把社會的總體經濟運行置於宏觀控制之下。目標與手段的自我反對注定了其悲劇品格：如果要將整個生活的生產—流通—消費納入統一的計劃，那麼，就必然由少數人制訂、發佈、監控計劃；當這些人如此做之時，他們的決定就是大多數人的命運；由此所產生的社會災難和心靈災難會給數代人造成深重的創傷。

與計劃經濟相比，現代自由經濟（市場經濟）最大的優越性在於：它建立在個人的慾求、意志、計劃之上，指向個人自由的實現。這種以自由為動力的經濟體系不需要政府制訂計劃的計劃，具有巨大的解放力量，常常產生極高的效率，採納它的許多國家都迅速走上了國富民強之路。不過，自由經濟在其誕生之日起就蘊涵着一個危險：個體之間的競爭關係會導致對增長的無限制追求。它的基本前提是滿足慾求而非需求。由於慾求顯現為難填之壑，以慾求為目標的經濟—社會體系必然不斷挑戰極限，然而，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和人類的生產力都是有限的，追求無限的增長必然造成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。這次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之所以將矛頭指向資本大鱷，就是因為後者已經成為貪得無厭的象徵。通過數字遊戲和智力博弈，他們佔有了過多的資本和資源，客觀上擠壓乃至威脅了他人的生存空間，最集中地體現了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之「罪」。

不過，自由經濟（市場經濟）存在缺陷，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拋棄它而找到更好的模式：在已有經濟模式中，惟有它才能既保證個體自由，又不犧牲人們對於效率的追求。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最終走上了市場經濟之路，就是因為它具有巨大的解放力量。至於其欠缺，則絕非不治之症。為了克服早期市場經濟的不足，歐洲的許多國家開始踐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，實際上就是寄希望於市場經濟的

特色三文治

在馬尼拉大酒店的宴會廳舉行校友會的理事就職典禮，隆重而熱烈。但宴會的西式套餐卻不敢恭維。我的經驗，這是吃不飽的，他們是「賣地方」而不是一「賣菜色」，港非皆然。不過，這家有九十九年歷史建築的大酒店，菜色更差一點。

天下無免費午餐

土耳其發生七點二級地震，死亡五百五十人，幾百人失蹤。執筆時，當局仍在搶救中。泰國水災多時，洪峰逐漸高，危機愈演愈烈。曼谷湄南河水位愈升愈高，本國見報時，曼谷全市恐成澤國。剛任泰國總理不久的英谷，這位女強人剛登上寶座便要接受天災和個人協同領導能力的考驗。天災無法避，但事後救災重建家園的能力可在風雨難離中歷練。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這家公司三三三三三，卻似一個「椰青」。東南亞國家喜歡把一個原隻椰子切開上蓋奉客。我開頭以為他們是拿錯了一隻「椰青」來，細看才知道不是。原來這是一個球形的麵包，把裡頭的麵包掏出來，切片加糖，作成小型的三文治，再包進球形包裡，由客人取食。此外，還有一碟肝醬和菜飯，再加送一客薯條。

詩幻留形

陳智德
在十一月份的「他們在島嶼寫作」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放映活動中，我應邀將分別在兩次影後座談中擔任講者，兩次主辦者都揚我談論楊牧。